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2

中国电影出版社

炎热的夜晚

恶梦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的三个美国电影剧本，从不同侧面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黑暗。

《炎热的夜晚》描写首席侦查专家、黑人梯比斯帮助某城警方侦破一起谋杀案的经过，他排除了由于种族偏见和歧视所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

《恶梦》描写两名女大学生在暑假旅途中因一些小事触怒了某地一个警长而横遭残害的种种悲惨遭遇，揭露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虚伪性。

《替身》通过正直、善良的小吃店出纳员霍华德甘冒政治风险，出名顶替被列入黑名单的电视剧作家，使他们免遭失业的故事，揭露和批判了美国五十年代初期曾经猖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2）

炎热的夜晚 恶梦 替身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 1/4 插页：2 字数：170,000

1980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500册

统一书号：10061·347 定价：0.72元

目 次

炎热的夜晚.....斯特林·西利方特著(1)

冯由礼 译

恶 梦.....乔·海姆斯著(99)

管 鑫 一 匡 译

替 身.....瓦特·伯恩斯坦著(191)

黎 力 译

炎 热 的 夜 晚

斯特林·西利方特 著

冯 由 礼 译

银幕上出现最初的片头字幕。同时从画外传来歌声。演唱的是雷·查尔斯。

在那闷热的南方夜晚，
不论你喊与不喊——
你不会听到回音，
你不会看到一丝微光。
在那闷热的南方夜晚，
只有丧家之犬在狂吠，
只有星星凶恶地眨眼。
尽管是在南方的夜晚，
正似火炉般闷热，
我全身淌着冷汗。

在暗黑的银幕上，一列夜车的前灯射出亮光，由远处渐渐驶近。

在列车接近车站的背景上，更换着片头字幕：镜头从列车的铁轮摇向一个招牌，上面写着：

“您到达了密西西比州的斯巴达市。热烈欢迎！”

……在那闷热的南方夜晚，
我准备把一切奉献，
只为了到清晨，
能看到阳光一线。

车轮。列车减慢了速度，终于停了下来。

列车员跳下车，掀开最下面的踏板。

梯比斯在车厢里出现。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黑人，穿着时髦的浅色服装。他走下车来，把手提箱放到地上。

列车员又拉起踏板，跳上车厢台。

火车开动了。

火车远去。梯比斯拿起手提箱，向候车室走去。

这期间，从画外一直传来歌声。歌声热情奔放，扣人心弦。

……黎明何时到来？……
我已无力忍耐。
在那闷热的南方夜晚，
我准备把一切奉献，
只为了到清晨，
能看到阳光一线！

歌声停止。片头字幕完了。月台上有一条狗看着消失在门内的梯比斯。

小餐馆。

一只苍蝇在挂历上慢慢爬动。一只苍蝇拍子啪地拍了一下。

罗尔夫拿着苍蝇拍子站在柜台后面，洋洋得意地微笑着。

山姆·伍德——一名当地的警察坐在柜台前面。他用细管从杯子里大声地喝着饮料。

苍蝇嗡嗡地叫。

山姆 今天你这里怎么看不到蛋糕呀？

罗尔夫 （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吃光啦，刚刚在你以前来了个人，把最后一块吃了。

罗尔夫看见在山姆身边的柜台上有一只苍蝇，他瞄了瞄准，拍了一下。

他用餐巾掸掉死苍蝇，怡然自得。

山姆 那儿是个什么可怜的东西？

罗尔夫把手伸向一个大盘子，掀开盖子。里面是一块姜饼。

山姆 （摇摇头）不要。

罗尔夫向他俯下身子，把洒在柜台上的苏打水擦干净。

罗尔夫 好吧，山姆……既然已经是这样，剩下它孤

零零的一块，我就免费给你吃吧。

山姆 我不是对你讲过嘛，又对我“山姆，山姆”的?! 我对你说过没有?

罗尔夫 对不起，伍德先生……我本来想说长官。

山姆放下了杯子。站起身来。把一枚银币扔在柜台上，膘了一眼懒洋洋地拍打着苍蝇拍子的罗尔夫，走出门去。

罗尔夫拿起银币，放进钱柜。他把柜台上的盘子摆整齐，把钱柜的抽屉砰的一声关上。他把姜饼一块块掰开。带着嘲弄的神气目送着山姆。传来发动马达的响声。

山姆坐在一辆警车里，握着方向盘。汽车转了个弯，向前驶去。

摄影机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向车内拍摄，汽车面对观众驶来。山姆伸手拧开他面前的收音机。

收音机里传出一支小调。

罗圈腿的波丽和瘸子波尔。

罗圈腿的波丽和瘸子波尔。

摄影机从汽车内透过挡风玻璃拍摄：汽车的前灯照着山姆驶去的夜间黑黝黝的街道。汽车向右拐去。

麻脸的克拉拉和斜眼的克莱伊德。

麻脸的克拉拉和斜眼的克莱伊德。

透过侧面玻璃看去，山姆握着方向盘。他关上了收音机。汽车无声地驶到路边。山姆关上前灯，停在一座灯光明亮的房子跟前。他从侧面玻璃往外看。

摄影机随着他的目光摇向一个有灯光的窗户。

屋子里有一个姑娘。她一丝不挂，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饮料。她转向窗户，窗子部分地遮住了她的裸体。她一只手拿着一瓶苏打水，一面喝一面向窗外眺望，另一只手搔着肚皮。

山姆的两只眼睛紧盯着她。后来，他的目光移开了这个场面，核对了一下手表。他向周围看了看，又打开了前灯。汽车驶去。

姑娘一面喝着苏打水，继续向窗外眺望。

摄影机从山姆那里透过汽车前窗向外拍摄。前灯照着迎面的马路。

山姆用舌尖把口香糖顶到口腔的侧面，他又打开了收音机。小调声。

只要我看你一眼，只要看一眼，
我就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山姆的巡逻车驶过空荡荡的马路。

山姆握着方向盘，向两旁瞧看。他把制帽推在后脑勺上，擦了擦额上的汗水。

汽车尾灯发出的亮光。亮光突然呆住不动。急刹车声。

摄影机推向停滞了的灯光。

收音机里继续传出小调声：

你深深把我迷住，

小宝贝儿。

我日日夜夜思念你，

小宝贝儿……

山姆下了汽车。向前走去。看着路面。

被前灯照着的一具躯体。

山姆缓慢地、警惕地走到它的跟前。他蹲下来，摸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手。血。

还是那小调声：

……我就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只要我看你一眼，只要看一眼。

山姆抬起身来，环顾了一下，向汽车奔去。

音乐声转变为警察局法医的声音。手电筒强烈的灯光照耀着出事的现场。灯光移向马路上死者的脸上。

法医 对，这是柯尔勃特，就是他。

死者的脸，现在它更近一些了。

法医 颅骨打碎了。

死者的眼睛、鼻子、嘴唇。

嚼着口香糖的希列司贝（斯巴达市警察局局长）。

希列司贝 怎么，还没有给打死的人拍过照？

几个鉴定人和警察围着死者。查利·果顿在照相。

查利 他挺老实的，这倒不错。

希列司贝 （不停地嚼着）说得对。要从各种角度拍他，懂了吗？从各种位置。去吧。

查利从死尸旁后退了几步，以便从远一点的地方拍摄。他一下子撞上站在他背后的人。

查利 喂，小伙子们，走开些。

法医 （看着希列司贝）他这么远跑到咱们这里，给咱们盖工厂，（目光移向死者）想给咱们的城市出点力气，可咱们的城市把他弄成这个样子！

希列司贝 （使劲地嚼着口香糖）是啊。

柯尔勃特的尸体。镁光灯闪亮。

希列司贝 他身上有些什么吗，啊，山姆？钱夹子、证件什么的？……

山姆 我就是从这方面开始的，可是，把他干掉的那

个家伙，看来把什么都弄走了。

希列司贝 那么——没什么，证人呢？

山姆 （摇着头）一个人影也没有。

希列司贝 （转向法医）他死了很久吗？

查利拍完了最后几张照片，走开了。

法医 不超过一小时。

希列司贝 （记上了时间）不超过一小时。

法医 也可能不超过半小时。

希列司贝 也可能不超过半小时。（停止嚼动，看着山姆）准是哪个流氓干的。你把全市都搜查遍，到车站去看看，再去趟台球房，清楚了吗？

山姆 台球房一点钟就关门啦。

希列司贝 可我说啦，去趟台球房，山姆！

山姆 是。（走去）

希列司贝又转身面向死者。传来马达发动起来的声音。

山姆的汽车驶近台球房。前灯的灯光掠过黑洞洞的窗户。

山姆来到火车站，停下车，熄了车灯，下了汽车，向候车室走去。他向窗户里瞧了一眼。

候车室。山姆站在门口。他迅速地向四周扫了一眼，走了进去。

山姆 嘿，站起来，朋友！

梯比斯坐在那里，正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杂志，他抬起眼睛看看山姆。

山姆 快点！

梯比斯站起来，放下杂志，想去拿身旁的上衣。山姆用手枪对着他。把梯比斯拉到墙跟前，把他转向墙壁。

山姆 把手撑在墙上，再高点！把手指张开，都张开。你可老实点，只要动一动，上帝有眼，你可就完蛋啦！

梯比斯面向墙站着，两手撑在墙上。

山姆拿起梯比斯的上衣，搜查了一遍。又搜查梯比斯身上。从他的后裤兜里掏出钱夹子，打开来，一面举着手枪，一面数钱。

梯比斯从腋下瞧着他。

山姆 你过得真阔，朋友，啊？（把钱夹子放进自己衣袋，指着门）听着，大门口有一辆警车。你拿着手提箱走出去，坐在后座上。要乖乖的。懂了吗？

警察局。

山姆把汽车开到大门前停下车来，熄了马达，下了车，打开后车门让梯比斯出来。

山姆 下来，小伙子。快点，快！

山姆关上车门，用手枪杵着梯比斯，把他推向大门。在警察局内。山姆把梯比斯推了进去，后者拎着手提

箱，拿着上衣。

乔治·科汀迎着他们站了起来。

山姆 长官在办公室吗？

乔治 喂，怎么回事，山姆？

山姆 长官呢？

山姆抓住梯比斯的手，把他拖进局长办公室。

乔治 山姆，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局长办公室。开动着的电风扇吱吱地响着。

门敞开了。山姆把梯比斯推了进去，随手关上门。

斯巴达市警察局长希列司贝正在摆弄电风扇，想把它调整好。他抬眼看着进来的人。

山姆掏出梯比斯的钱夹子，把它打开，里面的钞票半露在外面，扔到桌子上。

希列司贝正在电风扇旁边。他直起腰，看着钱。

电风扇的微风把钱夹子里的钞票吹散在桌子上，——二十元的，十元的，一元的。

希列司贝瞧着钞票，若有所思地嚼着口香糖。

山姆和梯比斯也瞧着钞票。

希列司贝 伍德！

山姆 有，先生！

希列司贝 我最后一次让科汀给这个鬼东西上上油，那是什么时候？

山姆 那……是星期三。

希列司贝 那么你有点好事，去提醒他一下，今天是星期几。

山姆 可是，这个被拘留的呢？

希列司贝 这就不用你操心啦。（对梯比斯）你有个名字吗，相好的？

梯比斯 维基·梯比斯。

希列司贝 （笑着）维基，好吧。你不会让我们对你太费事吧。是这样吧，啊，维基？

梯比斯 当然。

希列司贝不停地嚼口香糖。朝他微笑了一下。

山姆也得意地笑了。

希列司贝 你去吧，山姆。

山姆 是。

山姆走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希列司贝 （轻声地）那么你对他使的是什么？

梯比斯 对谁——“使的什么”？

希列司贝 谁，谁？你从哪儿来的？从北方？北边的小伙子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

梯比斯 我在等火车。

希列司贝 说得好，我们这儿这么早根本就没有什么火车。

梯比斯 每星期二可是有。四点零五分，去孟菲斯的车。

希列司贝 你说什么呀！（火车的汽笛声。梯比斯倾听着。希列司贝也听着——他错了）嗯，是啊，你说得对。

梯比斯等着看下文如何。希列司贝冲他微微一笑。

希列司贝 对，维基，对。

梯比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聚精会神。希列司贝觉察到梯比斯的变化，向办公桌走去，坐了下来，把两只脚放在桌子上，仰身靠着椅背，一只手放在旁边枪架上的一支卡宾枪上。

希列司贝 好呀！是这样。我是尽一切力量让我们这座小城市平静无事。把一个生活富裕的人脑浆子砸出来——我们这儿可是不允许的。这些都明白吗？

梯比斯 是的。

希列司贝 好，那你就讲讲你是怎么干掉柯尔勃特先生的，你自己也会轻松些，你会知道的。

敲门声。门略微打开了一点，山姆探进头来。

希列司贝 不行！

门立刻关上了。

梯比斯 我是到我母亲那里去。我到这儿是十二点三十五分，乘的是从布朗斯维尔来的火车。等着换乘四点零五分的车。

希列司贝从桌上拿起一瓶苏打水，喝了一口又放在原处。他从桌旁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

希列司贝 嗯，真是的。也没有浪费时间，顺便就干